

## 重要人物和事件

### 孟尝太守与《合浦珠还》

合浦珍珠，美称南珠，又因汉孟尝守廉时清政廉明，故合浦珍珠又称廉珠，又由于合浦珍珠产于白龙海中的杨梅池者为最著，后来人们又称合浦珍珠为白龙珍珠。合浦珍珠凝重结实、璀璨晶莹，色泽艳丽。合浦采珠历史悠久、早在汉代以前合浦沿海珠民便进行珍珠生产。而《合浦珠还》这个传说，流传中外，家喻户晓，已有上千年之久。《合浦珠还》的传说也有多种，其正宗传说来自《后汉书·孟尝传》。“（孟尝）迁合浦太守，郡不产谷实，而海出珠宝，与交趾比境，常通商贩、贸籴粮食，先时宰守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交趾郡界，于是行旅不至，人物无资，贫者饿死于道，（孟）尝到官，革易前弊，求民病利。曾未逾岁，去珠复还，百姓皆返其业，商货流通……”（见《后汉书·孟尝传》）汉书孟尝传这段记载，便是《合浦珠还》的正宗传说，以后环绕《合浦珠还》这个传说，又派生出“人鱼公主救珠民”、“眼泪变珍珠”、“吞珠变龙”、“割股藏珠”等等的传说。珍珠能够从合浦飞往交趾，或从梅岭飞回合浦，显然是传说，是当时珠民的一种心愿。早在汉代前，合浦采珠业就相当发达了。可是由于“先时宰守多贪秽，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珠遂渐徙交趾郡界”由于统治阶级“诡人采求、不知纪极”破坏了珍珠自然资源，致使珠苗灭绝。当时珍珠给人民带来的不是幸福，而是灾难。孟尝到合浦任太守后，“革易前弊”，采取了一些有效措施，使珍珠自然资源得到保护，于是合浦沿海珍珠便又逐渐得到繁衍，也即是《后汉书，孟尝传》所载的：“未逾岁，去珠复还”。以后孟尝离任之日，合浦群众攀辕挽留，致使孟尝不能前行，只好晚上乘船偷偷的离去。后人建海角亭和还珠亭以纪念孟尝太守为官廉明清正的高风亮节。

### 高骈海门镇屯兵

廉州镇古为海门镇（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建置）距今已有千年历史。廉州背山面海，南流江自博白入境，滚滚南流，贯穿古镇，从古乾体海出港，为汉代对外交通贸易的重要港口，也是祖国西南军事要塞。唐代海门镇为我国丝绸、

陶瓷重要出口岸。

唐咸通年间(861~874)以乌浒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建立奴隶制政权的南诏，以魏山(今云南魏山县境内)为首府，后发展壮大迁治太和城(今云南大理太和村西)，南诏全盛时期辖有今云南省全部、四川南部、贵州西南部等地。咸通年间，南诏不断向东及西南扩张，咸通二年(861)秋七月南诏向东南扩张，曾攻陷邕州(当时合浦隶属邕州，今广西南宁一带)，咸通三年(862)西南攻陷越南北部。经略使王宽告急，以蔡袭代之。蔡袭率许、滑、徐、汴、荆、襄、谭、鄂诸道兵共三万，驻扎海门镇。到了咸通四年(863)南诏进攻左右江，再迫邕州，是时以右监门将军宋戒为刺史，当时诸道兵三万人因驻扎海门镇，致使各州县馈运劳费，陈谏石便上言请求造大船，从福建海上运米到海门镇。是年六月南诏攻陷交趾，蔡袭战死。咸通五年(865)懿宗派遣岭南节度使高骈征南诏。高骈幽州人，世代为禁军将领，屡次率军驻防西南，懿宗时(875~888)任淮南节度使、江南盐铁转运使，诸道行营都统等职。当时高骈领兵从中原出发，经湘江进灵渠、过桂门关，入南流江到达海门镇，以海门镇为军事基地，领兵沿海西进，至交趾击南诏，在与南诏交战中，高骈每战必胜，捷报频传海门镇。可是监军李纲周妒高骈，弹劾高“玩兵不进”，高骈被贬，并以王晏权代其职。是月高骈复击南诏获胜，王晏权书至，便北归，后懿宗得寿，高骈征南诏获胜凯旋而归，懿宗大喜，升高骈为检校工部尚书，复征交趾。是年十二月高骈还至海门镇，后得诏书，复往交趾督励将士大破南诏，此后交趾邕州始平。

当时交趾属中国，高骈攻南诏，保卫了祖国边陲，使中国得到了统一。高骈屯兵三万于海门镇，一部分给养是从福建海上运输而来，但远道而来毕竟有限，需要从本地支援，当时合浦付出了巨大物资。从这里可以看到合浦当时经济是相当繁荣的，更可证实海门镇是当时祖国南方军事重镇，是国防要地。

### 苏东坡在合浦

合浦廉州的东坡亭，有一付对联：“沧海遗珠品重南国，雪泥旧迹人仰东坡。”从这付对联可以看出，合浦人民对苏东坡的怀念、敬仰。

元符三年(一一〇〇年)1月，哲宗崩、徽宗立，5月下令大赦，苏东坡从

儋州起程，24日渡海。经过一天一夜的海程，最后在官寨（今广东廉江县）登岸，再北行经白石山（今合浦县山口与白沙交界）转道合浦廉州。白石山下有白石镇，东坡在白石山上曾题诗云：“青山南白石北，此地嵯峨人不识。”

合浦故郡是南珠的故乡，苏东坡素所景慕的地方，“合浦珠还”的神话传说早已风靡于世。在海南，诗人早就很想到这天涯的尽头，缅怀孟尝太守的遗风。

诗人到了廉州，太守张左藏及士人邓拟、刘几仲等人招待了他。风景优美的邓拟园林清乐轩，便是东坡下榻处，清乐轩在城东北碧波湖的一个小洲之上，四周翠柳成荫，百鸟啾鸣。湖上荷花，亭亭玉立，菱茨满湖。东道主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常于清乐轩宴请苏东坡，宾主相得甚欢，苏东坡看到了合浦山辉川媚，确实是个富庶之地，总算了却夙愿。

一次，在宴会中，主人捧出合浦特产龙眼招待苏东坡，东坡尝了几颗便赞不绝口：“佳品、佳品，质味殊绝，可与荔枝匹敌。东坡即席写了《廉州龙眼质味殊绝可敌荔枝》一诗，抒发了自己的感情。其中“蛮荒非汝辱，幸免妃子污”两句便是该诗的精髓，他指出龙眼虽然生长蛮荒，但这倒是好事，不需要五里一单墩，十里一双墩地拼命传送京城，能够幸免这些贵妃公主们沾污的欣喜。

东坡每日在清乐轩和张左藏、刘几仲、邓拟待人品茗谈诗，心中的抑郁得以稍解。一天，正是阳光和煦的天气，东坡和张左藏等人同游海内闻名的还珠亭。还珠亭与三廉古刹东山寺相毗连，他们穿过孟尝风流坊，便登上还珠亭，亭内骚人迁客题吟的碑刻甚多、古碑琳琅满目，高大的《还珠亭碑记》立于亭中央，东坡读完碑文感慨万端地说：“孟尝高洁施政廉明，去珠复还，无怪乎千古誉为盛事，邓拟在一旁：“而今频年滥采，民不堪命矣。”是的，《还珠亭碑记》确一篇合浦珠民血泪史，东坡一面走下台阶一面愤慨地吟是哦：“曾驱万民入渊底，怎奈孟尝去不还？”

东坡在合浦的日子里，他的诗友石康县令欧晦阳夫，（欧阳修之子）探望了他，欧阳晦夫看到宦途坎坷的老友获赦北归，万分高兴。因为当时罹遭贬逐的人，大多数已登鬼录，元丰七年东坡次子苏遁夭折，不久爱妾朝云又病卒于惠州，亲人离散，只有次子苏过陪伴着他，知己好友在这天涯海角的尽头久别重逢，确实

象梦境一样。在重逢的日子里，苏东坡写了《欧阳晦夫遗接离琴枕》一诗，充分表达了他们之间的深厚感情。“见君合浦如梦寐，”“妻缝接离雾谷细。”“儿送琴枕冰微寒”欧阳晦夫的妻子为苏东坡缝头巾，儿子为他送琴枕，这都充分表明了苏东坡和他们之间的深厚情谊。

与老友相逢的日子里，东坡偕欧阳晦夫、张左藏等人又同游了远近著名的海角亭。海角亭紧傍廉江，面临浩瀚的大海，东坡等人在那里临流赋诗，听海角潮声，远眺茫茫大海东坡想到自己离亲去里，贬滴边郡。而今获赦北归，不久即将和家人团聚，兴起无限感慨，他挥毫写了“万里瞻天”四个大字，抒发对家园的深切怀念。后人将“万里瞻天”四字堪石纪念，为古亭增辉不少。

时值中秋，东坡在廉州住了两个月左右，将要去永州任职了，庚辰八月二十二日，正值秋高气爽，碧波湖中，秋荷摇曳，分外多姿，刘几仲、张左藏等人设宴饯别东坡于清乐轩，宾主举杯无限惆怅，席间忽闻远处传来笙箫之声，袅袅动人，坐客惊叹，这箫笙之声，似白云间传来，抑扬往返，谛听之，知是瓶笙，于是东坡即席作瓶笙诗记之，不久，朝廷任命东坡为舒州团练使，临行前夕，东坡写了一首诗《留别廉州张左藏》，诗云：“编藿以苴猪，谨涂以涂之。小饼如嚼月，中有酥与饴。悬知合浦人，长诵东坡诗。好在真一酒，为我醉宗资”。

庚辰八月廿九日，东坡离开合浦那天，张左藏和刘几仲等人，在滔滔的南流江畔送别东坡。真是“黯然销魂，唯别而已矣”。张左藏、刘几仲、邓拟等人和东坡在短短的相会中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东坡在合浦乘木筏沿南流江而上，经博白，过玉林到滕县，九月底经梧州北归。从此，苏东坡多年来的流放生活，才告结束，重新获得了个人生活上的自由。

东坡在廉州居住了两个月之久，在合浦写下了许多掷地有金石志，闪闪发光的诗篇，这对千百年来合浦文化艺术的发展，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

### 石康知县罗绅之死

石康镇旧鸡行的“罗公祠，群众叫做“新庙”。关于“罗公祠”有不少带有浓厚迷信色彩的种种传说。如说罗公大人显圣，为保石康平安，一脚将日本飞机丢下的炸弹踢到大江边，有人还看见罗公塑象满头大汗，靴子也踢歪了；又说罗

公在夜间骑着高头大马，率兵将巡逻，故土匪不敢抢圩；还说罗公是被母鸡山的苏姓人所杀，因此凡是姓苏的人都不能在石康久住，等等。

罗公是何许人？又是怎么死的，和古石康县有什么关系？据《廉州府志》和《合浦县志》记载：罗绅字尚训，江西省宜春市人，监生出身，明朝天顺二年（1458年）任石康知县。当时正值广西各地少数民族纷纷起义，反抗明王朝的压迫和统治。大藤峡瑶族义军首领侯大苟除暴安良，行侠仗义，深得人心，队伍发展很快。据史志记载，这支义军拥有步、骑、水三军共万余人。曾八次进攻梧州，九次打到廉、雷一带，先后攻进廉州城和永安城，两次攻进石康县城。大藤峡义军东征西讨，声威大振。天顺六年（1462年）二月，义军的一支队伍攻到石康县，知县罗绅命儿子罗鉴领兵与战，斩杀义军二百余人（当然这也包括为了邀功请赏滥杀平民在内）。三月，义军再攻石康县，罗鉴领兵战于倒木岭，身受数创，毙于马下。同年十二月，义军攻进永安城（今山口镇永安村），当时永安设千户所，为抗倭和守珠池，派宦官驻守，定为禁地。义军闯入禁地，表示对皇权的藐视和反抗。

成化三年（1467年）十月十九日，义军攻进石康县城（在今石康镇顺塔村，现尚残存古城遗址），知县罗绅和举人伍星奎、监生周泰、陈纪等均被俘，在押解途中，罗绅求饶说：“如果释放其他三人，便可得多金来赎”。义军信以为真，便释放伍星奎等三人。后来他们筹得白银三十两，交陈纪、李元安带去，但义军认为一个县太爷换三十两银，太少了，加上罗绅装腔作势，摆臭架子，义军怒不可遏便把他杀了。

罗绅死后，成化七年（1471年），石康县被撤消归并入合浦县。成化二十二年（1486年），在旧石康县城建“罗公祠”。随着岁月流逝，“罗公祠”破壁萧条，碑刻难辨，烟祀久废，“罗公”在民间也湮没无闻了。到了清朝乾隆十八年（1753年），为了统治阶级需要，合浦知县廖佑龄在石康圩改建“罗公祠”，所以群众称作“新庙”。罗绅父子由于镇压农民起义军，结果落得个可耻的下场。关于“罗公”的种种神话传说，都是荒诞无稽的。

## 明代合浦人民抗倭斗争纪略

从十四世纪起，日本南北朝分裂，在内战中失败的西南一些封建诸侯和大寺院主纠集武士和溃兵败将以及一部分浪人，走私商，组成海盗集团。从元末明初开始，经常乘船到我国沿海一带进行武装掠夺，残杀沿海居民，历史上称他们为“倭寇”。

“倭寇”还与我国沿海的奸商，土豪、海盗勾结、狼狈为奸，在沿海一些岛屿建立基地，由内奸引领，深入内地，攻陷州县，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成为我国东南沿海人民最大的祸害。我县虽然地处祖国沿海西陲，但同样受其害。明朝永乐八年（1410）十二月倭寇攻陷廉州城，烧杀抢掠，教授（学官名）王翰惨遭杀害。这是倭寇侵犯我县的开始，至嘉靖、万历年间侵扰更甚。万历四年（1576）十一月倭寇进攻永安城，复掠海川营、新寮闸，守御的狼目韦真（少数民族农军头目）被杀。可见当时倭势之猖狂，加上倭寇与海贼勾结，海贼趁机在我县沿海掠夺，沿海居民受害更深，他们不能出海捕鱼，时时提心吊胆，不知何时大祸临头，许多人被迫逃亡他乡，以至田园荒芜，百业凋蔽。

面对倭寇的凶残掠夺，明王朝采取了一定的防卫措施，自从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就命令安陆侯吴杰、永定侯张金宝到广东训练沿海卫所军官，以防倭寇。为了防倭的需要，把原来设在石康县（成化七年并入合浦县）安仁里的永安千户守御所迁到海岸图，仍名为永安千户守御所（即今山口镇永安村）因永安濒临大海，为廉琼的门户，便于防倭，故又由千户（官名）牛铭如建城（现尚残存城基）。当时的永安城，城墙高一丈八尺，阔一丈五尺，城周四百六十一丈，设窝铺十八间，城楼四座，壕周环五百丈，规制不算小了。其时廉州府设永安、钦州两个千户所，每所设官一配员，督管军船三艘，士兵三百名，并备各种军器、械。这些措施所起的作用是有限的，正如《廉州府志》（期崇禎本）备倭篇所述：“官兵莫能御者，缘承平日久，将不知兵，虽有备倭之名，仅存故事，安能责其成功？”“将不知兵”如实地反映了封建官僚只关心搜括民膏民脂，不认真抗倭的情况。备倭篇还说：“倭夷之来，皆我滨海顽民，私通接济，慷以为祸，甚至豪势之家造双桅大船，出其资本招引无籍棍徒，交通外夷，贺易番货，其船只出海，

开张旗帜，肆行掳掠，实是一巨寇也，若被害之人，赴官告诉，而势家又为解救，以故夷人无忌，酿成大祸。”这充分说明了内奸的危害和单靠官兵的防御，没有广大人民的配合和支持是不行的。后来在爱国将领戚继光、俞大猷的统率下，招募农民和矿工为主体的新军，加强训练，成为天上闻名的“戚家军”，并在广东人民的支持和配合下，屡战皆捷。这时部分溃倭逃窜粤西沿海为患。《廉州府志》载：“海贼吴平纠集残倭犯恶潮，福建总兵戚继光攻之，遂乘小舟奔交趾，其遗孽曾一本复嘯聚海上，高、廉雷诸郡苦之”。其间，曾数次侵扰合浦县境。嘉靖四十三年(1564)俞大猷调任广东总兵官，整顿沿海卫所，加强防卫措施，招募农民武装万人，进行严格训练，率师征剿。合浦同样组成少数民族农军，当时称为“狼兵”加强防御。广大人民痛恨倭寇的暴行，纷纷起来协助官军抗击倭寇，人民起来揭露豪商、土霸勾结倭寇的罪行。如《廉州府志》所载：严禁豪势交通之私，断小民接济之路”。并规定捕鱼小舟，只许在本港附近作业，不许驶出外洋，否则治以接济之罪。断绝倭寇与内地的联系，封锁物资，粮食的接济，给予倭寇沉重的打击，同时加强军事上的巡逻放哨，沿海居民盖起敌楼防倭，一遇有警，前后策应。万历四年(1576)侵犯永安的倭寇，在守军副将张元勋率领抗击下，逃窜到香草江(今白沙乡境内)，受劲歼灭性的打击。合浦倭寇之患从永乐八年起，直至万历年间才算平定。

### 康基田知廉州

康基田字仲耕，号茂园。山西省兴县人，丁丑科进士。早年知江南昭文县，不久任广东雷州府同知，隆三十七年(1772年)任钦州知州，乾隆丙申年(1773年)任廉州知府。在任期间，政清刑简，爱民礼士，体察民情，清风惠政，人所乐道。

康守廉时，洞察郡中“胥隶暴横，为民蠹”百姓备受侵侮，康到任即整治郡中暴吏，列其罪状，惩其首恶，于是民心大快，各安所业。

为了发展教育事业，培养郡中民士，康即扩建海门书院，裁减自己薪俸，“以裨膏火”。还规定凡在书院学习者，岁有试，月有课。康亲到书院监督。不容任何违章舞弊之事。由是廉郡学风日盛。

廉郡春夏雨霪，人多中湿，城内水道闭塞，民间弛塘围筑断流，一遇暴雨，城内积水为患，居民土屋即圯，瓦砾弥望。康访郡父老，亲自察看城中各水道渲泄情况，制订治理规划，并亲督施工。首先在城西凿沟（即大北街暗沟，过去沟内一人佝偻可行），直穿今中山路，过李家巷达西新桥，在西新桥开阳沟，沟深两米多，宽约两米。由西新桥过青云路一巷，再穿过小南门内青云桥，达碧波街进入一水塘（今保健所门前）过水洞口桥再过南门水洞，然后入小南门江（城南附城河）过龙门桥入西门江出海。在城内则疏浚东城塘附近几个水塘，并使之相连，直穿奎文桥接真君庙塘出水洞口入小南门江进西门江入海。又疏浚龙门江水由城东北入西门江中游，使护城之水畅通无阻。并疏浚小南门江至县学宫（今县委会）门前水塘至老楂桥过瑶上街入西门江下游出海。为了渲泄暴雨积水，又在城内疏浚水塘二十多处之多，如水槽街的西湖塘、大北街尾水塘、白石场街的南湖等等。城内居民住宅的下水道均通往城西暗沟和城南阳沟，或通入城内各水塘。这些水塘一可养鱼种菱，二可渲泄暴雨积水流入江河，不致于浸淹街道及居民住宅。在治理廉城下水道及疏浚龙门江水道引龙门江水入护城河时，康基田召集城中父老，说明治理水道重要性，并“面授机宜”，“使归各率其属”协力工作，使如期竣工。

当时廉郡市集较少，农付产品及手工业产品未能流通，为了城乡及各地物资得到交流，发展廉郡经济，康基田恢复明朝时的古卫民圩（在今城东），在该圩“筑廛二百余”，大大方便了各地商贾往来贸易。是时廉郡“百姓务织丝绸，亦工农贾，商旅辐辏”，呈现一派繁荣景象。

廉郡百姓过去不事蚕桑，康守廉时，推广蚕桑事业，教民种桑养蚕，抽丝织布，于是廉郡蚕桑纺织业始兴。

北宋大文学家苏东坡从儋移廉时，曾住城东清乐轩。为了纪念苏东坡，康基田在长春亭和清乐轩之间，捐俸建东坡亭。东坡亭环境优美，风景甚佳。古今文人迁客都到这里观光浏览，瞻仰东坡遗风。

据《廉州府志》记载，康基田去任之日，吏民攀辕百余里相送。就是过去曾受到康守摈斥过的人，也感动得流泪。这些说法或许过于夸张，但毕竟是康基田



政绩的佐证。

## 方晚、刘八与天地会起义

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纷纷向中国入侵，企图瓜分中国。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清朝政府对内压迫广大人民，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国内民不聊生，各地人民纷纷举行起义和暴动。就在这个时候，方晚、刘八参加广东天地会义军，“聚徒于博白县”起事。方晚、刘八的起义军活动于两广的遂溪、石城（今广东廉江县）博白、贵县、宣化横县、合浦、钦州等地。掠地攻城，劫富济贫，惩办赃官，官军闻风丧胆，给清朝政府沉重打击。

方晚原姓花，绰号小花枝（小，廉州话读 ne 音），合浦县人；刘八博白人，方、刘天地会义军，自从和另一义军钟阿春部联合以后，队伍不断壮大。当时加入钟阿春部的天地会义军的将领有方晚、刘八、李仕奎、李仕昌、苏三、颜大等。

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方晚、刘八等由博白直捣合浦县的小江圩和张黄圩（今属浦北县）等地。后方晚、刘八又挥师北上进攻宣化。

道光三十年（1850年）正月，方晚、刘八率师南征合浦，兵至五马归槽（地名）受阻，复回师广西联合钟阿春部。不久，方、刘又回师合浦攻陷石康圩，由于受到合浦官兵合会博白乡勇的阻击，方、刘率师撤至灵山大塘村。由灵山陆屋转移钦州牛江圩，再由钦州南下合浦西场圩，据传说，期间方、刘攻陷廉州，开仓赈济贫民。

是年（1850年）二月，方晚、刘八等又陷合浦石康圩，直逼廉州。当时知府沈棣辉、知县顾俊谕，大廉武生彭辉枉率壮士三百守城，庠生陈玉书率湖廉乡团、石康武生陈国纲、陈国谟兄弟率乡勇助战，方、刘攻廉州未果，转战钦州，白沙陈清廉率湖廉、白沙乡练数千人，追至钦州，被方晚、刘八部伏击；陈清廉身陷重围，陈国纲兄弟被击毙。

同年四月，方晚、刘八由钦州回师，攻廉州城未果，又向东北撤入合浦大廉山，焚烧彭氏宗祠，杀陈玉书一家一百二十五人。

咸丰元年（1851年）一月，方晚、刘八率师攻陷公馆圩，后又转道广东石城县（今广东廉江），的古平圩。是时天地会首领之一黄大率军由灵山三隆圩到青

平与方、刘会师。五月，方晚、刘八又率师由青平进军博白县的长乐、沙河等圩。在沙河与广东官兵进行激烈战斗，因众寡悬殊，战斗失利，方刘转向博白东平圩再攻合浦公馆圩。是年方晚、刘八的队伍发展到可余人，再攻廉州，知府沈棣辉率关松志、吴天兴部从三那返廉解围。

同年六月，方晚、刘八中敌反问计，内部分裂，自相残杀，官兵乘势进攻，方晚由公馆转移至常乐多蕉战败，被官军俘获杀害；刘八此时已是势孤力单，仍进扑小江、龙门、张黄（今属清北县）等地，但随处遭乡团围戮，刘八从大曲岭转至山寮乡，战斗到最后，不幸也被官军杀害。

轰轰烈烈的方晚、刘八领导的天地会义军失败了。然而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余部王阿佐又率数千人陷寨圩（今属浦北）。王五大合横州义军盘踞福旺。五年（1855年）太平军余部朱十四率数百人陷太平、小、汪龙门、张黄等地，义军此起彼伏、斗争不息，震摄了两广的遂溪、石城、合浦、灵山、钦州、博白、宣化、贵县、横州等州县，给予封建统治者沉重的打击。

### 廉州“反正”

1911年（辛亥年），10月20日。廉州军政府刚成立时，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反正清军十分混乱，各怀异志，不服从都督分府指挥，10月12日（农历）驻廉州清军二十四营有匪徒混迹其间，乘机暴乱，结伙抢劫，首先抢当铺，继而苏杭绸缎铺及洋杂铺皆遭洗劫，无一幸免。当时城内“大生当”起火，由西门口蔓延至槟榔街、三官楼底，以至下街一带，火光烛天。是时人心惶惶，四处奔逃，有室皆空。合浦惨遭浩劫，当时谓之“廉州反正爆街”。

### 八属军覆灭记

民国十一年（1922年）六月，陈炯明叛变孙中山，篡夺广东省军政大权，为了扑灭南路广大地区的革命力量，于十月间派其亲信苏慎初（合浦县人）任钦廉“民团总办”兼“善后处长”企图盘踞钦廉。与此同时，孙中山任命黄明堂（钦州大寺人）为讨贼军南路总司令，并通电讨陈。是时黄部驻守廉州的丁守臣部被苏慎初收买叛变。黄部被迫退至广西四塘、五塘。黄收编旧部，并派人往灵山沙

塘水收编“猪口大”、“打铁佬”两个部，着令进入灵山县境，于是黄部遂从四塘、五塘向廉州进发。丁守臣在廉州起义反正。苏慎初出走，黄部进驻廉州。

民国十三年（1924年）粤军许崇智击败陈炯明，孙中山返驻广州，陈炯明退守惠阳。广东南路除合浦、北海为黄明堂扼守外，其余高、雷、钦、琼崖、罗定、阳江均被陈恶军伐邓本殷、申葆藩、黄志桓等盘据。邓本殷组织“八、联军”邓为总指挥，申葆藩为副总指挥，黄志桓为参谋长，并接受北京段祺瑞的委派，拥兵三万余，自铸“硬币”（人称为“八属银”）通行使用。邓邀黄明堂入联军，遭到黄明堂拒绝，便对黄军实行武力征服。是年7月19日，（农历6月6日）邓、申即派苏廷有为敌前总指挥，申葆藩亲自率一军配合，由钦州直扑廉州。

黄明堂自拒申后，早作迎战和守城准备，委派杨弼臣为城防司令，参谋长黄乔荪、副官黄梦麟、县长张卓光等，共同固守廉州城。当时廉州兵力有杨弼臣一个旅、黄日威（黄明堂养子）一团、钟玉臣一营，黄约二千兵力。黄明堂率梁传棕一营、卫士一营，驻守北海策应。

申军苏廷有率主力由钦州分两路向廉州进攻：一路由钦至乌家抵总江西岸设指挥部；另一路由钦至乌家东北到石湾湛江，包抄廉城。在石湾阻水四十日，后方可进军。两军于八月二八日（农历七月十七日）成钳形钳攻廉城。黄军不来，被迫入城固守，申军在城外四面围攻，每天向城内发射炮弹（花炮）20多发。炮击约十多天，死亡居民仅四人，房屋被击毁的为数不多。申军围城20多天后，黄明堂向雷州江红统领求援，陈学昌率兵约二千人（人称为“黎仔兵”）乘船至北海登陆支援，不料这些“黎仔兵”多为土匪收编，毫无作战能力，军至岭底（地名）与申军相遇，一触即溃，狼狈回窜。从高德至北海沿途洗劫，后下海逃去。城内黄军为作抵御，封存地主家的粮食作军粮。但围城三十多天，民间粮食殆尽，不少人饥不择食，用水浮蓬、木瓜树心、蕉树头等充饥，竟也有将老鼠、蝙蝠、蟾蜍、蚯蚓充饥，那时全城陷入一片恐慌，广大劳苦大众，挣扎在饥饿的死亡线上。在弹尽粮绝之际，县长张卓光召开会议，请德国传教士容姑娘为代表，出城和申军议和。黄军以申军条件太苛，讲和不成。后申军向黄军提出最后通牒，限三天内开城缴械，否则炸毁全城。黄军城防司令杨弼臣贪生怕死，全部接受申军

极其苛刻的条件，九月二十九日开城投降。申军入城杀害黄明堂养子黄日成和两名营长，以及其他军官近十人。参谋长黄乔荪，付官黄梦麟逃走。然而黄梦麟的母亲、妻子、保姆等十四人被杀。县长张卓光被罚款两万元，赔偿地方损失，实则中饱私囊。

邓、申既定八属，邓为“总指挥”坐镇高州，申为“副总指挥”兼“钦廉善后处长”驻节廉州，独揽一方大权。

民国十三年(1924年)初，广州大元帅府任桂军司令兼边防督办林俊廷为“广东高、雷、廉、钦、琼、崖、罗、阳八属军务督办”。五月，林俊廷率四千余人，由南宁经钦州进入廉州。申葆藩表示欢迎，令百姓举旗欢迎，并开盛大欢迎会。还拨张瑞贵一旅归林俊廷调遣，以表竭诚。申此举并非邓的主意。督办设在廉州贡院(今煤建公司)邓折礼优待，奉候惟谨。林对申深信不疑。林俊廷到廉后，电请大元帅府拨给饷械，孙中山答复要林先通电讨伐邓本殷，才准所请。后经林一再请求，获准先拨饷械，但在收到饷械后，必须立即发表讨邓通电。

七月，广州大元帅府派永丰舰运饷械来北海接济林军，并命林火速通电出兵讨邓。可是林俊廷上了申葆藩的圈套，深信申可赴琼劝邓让出高雷，迟迟按兵不动，拖延了两个月之久。十月，永丰舰离开北海。永丰舰离去后，邓本殷便率军由廉江压境，此时林向广州大元帅府求援，并发出讨邓通电，林邓两军已在山口前线接触，张瑞贵旅乘时反戈归邓，林因贻误战机，造成被动挨打局面。林被迫向钦州方面撤走。邓即回师高州，申仍为钦廉善后处长。

民国十四年(1925年)九月，广州革命政府二次派兵东征陈炯明，邓以援陈为名，分兵三路进窥省垣。国民革命军为解除南路威胁，任命第一师师长李济深为“南路总指挥”，南征八属，李请桂军李宗仁会师夹攻邓军，并部署四路大军分别向“八属军”指挥中心高州、廉州进攻。第一路粤军由陈章甫指挥自肇庆向三罗进攻；第二路粤军由陈铭枢指挥，向阳江、阳春进攻；第三路粤军由俞作柏指挥，由陆川向高雷进攻；第四路桂军胡宗铎指挥，由上思向钦廉进攻。四路大军同时进逼，邓军处处挨打，疲于奔命，渐呈不支。是年十一月下旬，革命军第十师(讨邓第二路军)在师长陈铭枢指挥下，从阳江进抵山口，申葆藩闻讯夤夜

率所部撤出廉州，向钦州方面逃跑，十二月十六日陈铭枢师抵廉州。邓本殷、申葆藩同时通电下野，“八属军”遂告覆灭。